

爾非儒談諧博有餘
爾非俠肝腸一何
爾非僧瀟灑絕塵情
爾非花手小俱雲

【冯梦龙全集】

中兴伟略·太霞新奏·笑府

冯梦龙

著

王槐茂 张树天
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馮夢龍

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：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21.5 字数：485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ISBN 7 - 80723 - 065 - 7/I·27

定价：718.00 元 (全 24 册)

中
兴
伟
略

目 录

引	(1)
弘光皇帝登极诏	(2)
崇祯皇帝血诏	(2)
难民确报	(2)
北京变故殉难实录节要	(4)
议建南都中兴奇策	(6)
定中原奇策	(7)
制虏奇策	(10)
揭大义以明臣节疏	(11)
吴三桂合番兵谋杀李贼要录	(12)
监国唐王令谕	(13)
鞞鞞考	(17)

31

中兴伟略者，为南北变故而辑也。我太祖高皇帝逐胡清华，三百年来文治日久，武备废弛，官军眼眼相觑，贪生怕死，是以致虏寇两犯神京，震惊皇陵，莫大之惨，莫大之冤，恨不咀其肉而灰其魄矣。迺闻吴总兵三桂、洪三边承畴矢志恢复，合谋杀虏，辅弼新主登极。此反虏为明之策，莫大之勋，莫大之泽，泄三百年来不剖之冤，此人人共快，万姓欢呼者也。闽中南安郑伯芝龙，全诸故老元勋朱公继作、黄公道周等恭迓唐王监国，固守闽广一隅，诏谕彰明，招贤纳士，待天下之清，协扶幼主中兴大务，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，在兹举矣是为引。

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

弘光皇帝登极诏

奉天承连，皇帝诏曰：我国家受天鸿祐，奕世滋昌，保大定功，重熙累洽。自高皇帝龙飞奠鼎，而已卜无疆之历矣。朕嗣守藩服，播迁江淮，君臣百姓，共推继序。跋涉来迎，请正位号，予暂允监国。摄理万几，乃累笺劝进，拒辞费获。谨于伍月拾伍日只告天地、祖庙、社稷，即皇帝位于南都。猥以藐躬，荷兹神器。惟我大行皇帝，英明振古，勤俭造邦，殚宵旰以经营，希荡平之绩效，乃潢池盗弄，钟簴震惊，燕畿扫地以蒙尘，龙驭宾天而上陟，三灵共愤，万姓同谁。朕凉德弗胜，遗弓抱痛，敢辞薪胆之瘁，誓图俘馘之功，尚赖亲贤戮力助劝，助予歆恣。其以明年为弘光元年，与民更始，大赦天下。所有合行事宜，开示于后。事宜已刻汁牛，兹不复录者，以其简要便捷览也。

崇祯皇帝血诏

朕自登极十七年，上邀天罪，至虏陷地三次。逆贼直逼京师，诸臣误朕也。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，将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。可将文武尽皆杀死，勿坏陵寝，无伤我百姓一人也。

难民确报

浙绍兴府被难李生，信至都下，亲被寇难。又自燕入齐，所见一路伪官凶暴贪淫，自古未有。自闯寇入都城，伪官到郡邑，真见闻，一述其概。闯贼未入都城之日，传言城若自破，即难犬不扰，以致守城官军懈心。一到城下，即有内相与指挥献门。一入门，即将献门内相指挥杀死，假托仁义。如有淫掠民间者，立行凌迟，假将犯罪之寇，杀死四人，分为五段，据称以淫掠之故。民间误信，遂安心开张市店，嘻嘻自若。三日之后，又传假谕：百官俱报职名，愿留仕者留仕，愿回籍者回籍。于是满朝除死节之臣外，皆出递报单。至念一日，青衣小帽，待罪于长安门外。先从兵将，恣意狎侮，笑骂羞辱，无所不至。一入朝门，即将铁练串锁，每五人一串，押听军师

发落。除叩首乞降者，余皆酷刑拷问，或自四夹棍，以至一夹棍，重责无数。押出取银，大抵家资万金者，过追二三万，稍数不满者，再行严比。夹打炮烙，仅极惨毒，不死不休。如愿降者，以带归秦，存亡莫测。民间自此一两日后，各寇仍抢。四五日后，恣行杀掠。先行十家一保，中有一家逃亡者，十家同斩；十家之内，有富户者，闯贼自行点取籍没，其中下之家，听各寇分掠。于是满城百姓，家家倾竭。尤可恨者，掳掠妇女，携抱而出；妇女藏匿者，押夫遍搜，取出而后俱搂抱于马上。有一寇挟二人者，又有身搂一人者，余马夹带两三人者，不管青天白日，恣行淫戏，亘古至今，未见此辱也。其伪官所至，止一二人跟随，破巾弊衣，绝不成观。即有拨兵跟来者，亦皆疲弱不堪，拒杀极易。而各处误信不扰，伪官一到，地方官先让出衙门，听其到任。无耻乡绅，预先敛银往前迎接，百姓亦安意顺从，自谓无事矣。不知伪官初到任，尚与地方官杯酌往来。交取册籍一两日后，地方官肯降者，羈縻听候；愿去者止许单身脱走，其妻子宦囊悉乌有矣。凡乡官士夫按名拿到，尽置狱中。招千拷万，招万拷十，万，即有乞哀者，反为所笑侮，仍行虐拷。或遁入穷山罕谷者，株连亲戚，搜索不获不止。孝廉与庠生，按籍唤考，数百之中，考取不过数人，即押送闯贼处补官，其不取者即革退。有家者与富户一同剥□，无家者与贫民一体力役。富户先有开报之单，据七十取三。其实家千金者，必开万余；家万金者，必开数用拆城，至期不完者即斩首。男子养马运水，挑载兴造，无一得免。伪官初至，多不过四五人。旬日之后，陵绩而来，亦不过百人。乃俯首听其戮，凡有违逆，大兵即到，满城受屠。其实闯贼入都，亦仅十万余人。若使分布各处，即为至弱，且拒之者，诚忧其死，岂知顺之者，惨祸更烈哉！国朝祖宗，养育几三百年，何等恩德。即年来，钱粮增额，亦为奴寇作难，计图荡平，万非得已。先皇帝遗诏，戒谕流贼，捐我一身，勿杀我民。读之人皆泪下，思之富贵者先应破家倡义，士庶亦当努力同心，灭此不共之仇，且自免戮屠之害。其伪军师，身長三尺，每事谄之，伪军师亦言闯贼止为马上王，混过几年耳。又云：“遇秦而兴，至鲁而亡。”闯贼入都，持箭在手，自恃百发

百中，射长安牌坊，祝曰：“若射中间字上，天下太平。”一箭射在瓦楞内，伪军师姑慰之曰：“射在沟中，以淮为界，中分天下。”其实为空虚之处，一旦成空，乃必亡之兆耳。

北京变故殉难实录节要

昔者，预先有朝臣劝圣驾迁南都。皇上大怒曰：“诸卿平日颛营门户，不肯为朝廷出力。今日国君死社稷，古今正理，夫复何言。”皇上死守勿法，遂及于难。

但自古御寇之方，止有战守之略，并无逃亡之策。今日人情，有大谬不然者。贼未至则先奔，贼已至则思降，居恒则图侥幸过日，临难则因人成事。坐此四病，所以贼兵所向，三转鼎沸，桀骜中原也。忆昔忠勇之士，坐困孤城，粮食匱绝，甚有罗雀掘鼠，烹妾飨军，尚死守不下者。今非全盛之日乎，奈何一闻贼信便张皇失措，感恩凿坏而遁也。乡绅为国之纪纲，乡绅去而众人何恃不恐；富民为国之元气，富民去而贫民何以存孝廉文学。为政之喉口，为民之耳目，孝廉文学，俱知寒蝇唧唧，不设计，以定其危疑，而愤愤梦梦者，孰吉孰凶，何从无怪乎民心摇摇，进退维谷也。当今圣明在御，区区小丑陵梁，弄兵潢池，真井底蛙耳，何至人人自危，束手无算也。或曰：释顺而诛抗，合城受屠戮之惨，将奈何？人死生有命，宁义死勿偷生。且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死于兵，死于疾，等死耳。何不立正大光明之策，且确无死法。若先走苟免之途，而自绝生理乎？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李贼军师，身止三尺，其形如鬼。在都卖卜多年，占三月十八日大雨，是日果雨。十九日辰时可破城。若辰时不破，即日全军俱返，再待六年，始可破也。十七日，贼兵七万，攻打城池，炮响连天，旌旗遍野，内少而外多，外震而内惮。十八日大雨，守城军人皆无固志。申牌时分，贼兵攻打德胜、平子二门，未破。皇上闻寇至，命总兵唐通统兵迎敌，不意倒戈降贼。十九日辰时，又攻彰义门外，我兵一万弃戈而走。曹太监守城与贼相通，从贼以云梯上城。皇上手自撞钟，集百官，并无一人至。少顷午时，彰义门大开，贼纷纷入城。贼首李自成貌

甚陋，睹一目，护从精兵百余骑，从西长安门入宫，遍寻皇上，时未见，皇上在煤山观望见贼势猖炽，知其事不可为，遂入寿宁宫。皇上见所宠袁官人自缢，绳断坠地，皇上以剑断其颈。时长公主年十五矣，号泣在侧。皇上欲杀之，手不能举。良久复连砍二刀，公主以手格之，连手劈断，闷绝于地，复苏，内官王承恩亦缢死在傍。皇上乃自缢。二十日，李贼入宫，又寻不见皇上，遂出示：有能得皇上者赏银万两，见功封伯。又出示：凡文武官员俱于廿一日朝见，愿回籍者听其自便，愿服官者量才擢用，抗违不出者罪当大辟，藏匿之家一并连坐。得皇太子于民间，命之跪，太子怒骂曰：“我岂为若屈耶。”不跪，贼曰：“女父安在？”答曰：“死于寿宁宫矣。”贼又问：“女家何以失天下？”答曰：“误用贼臣周延儒等。”贼笑曰：“女也明白。”皇太子复言曰：“何不速速杀我？”贼曰：“女无罪，我岂妄杀。”皇太子又曰：“如是当听吾一言：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，二速以礼葬我父王母后，三不可杀戮吾百姓。”皇太子又曰：“文武百官，最无义，明日决来朝贺。”次日贺者纷纷，约有一千三百余人，贼叹曰：“此辈皆不忠不义之徒，天下安得不乱乎。”于是始动钉戮之念。廿一日，忽见板门昇二尸出，送至魏国公坊下，乃是皇上母后。百官皆痛哭，逆贼亦恸然流涕。皇上蓬首跣足，披发掩面，上下皆白绵绸衣，胸书数行云：“朕不修德，以致失国，羞著衮冕，见祖宗于地下矣。”又云“满朝贪污官吏皆可杀，百姓无罪不可杀”等语。又传闻宫中御案上，有遗血诏，颁行天下。是日，在京大小官员繇东华门，入朝贺贼，御座不见有人，但见青衣小帽一人传呼贺毕。百官请殡先帝，见青衣持一朱批，上云：“帝礼葬，王礼祭，二子待以杞宋礼。”百官又求以帝礼祭，少顷传云：“准行了。”是日刘国公曹都尉、丰城侯襄成伯等，收皇上、皇后尸，以杨木棺殓之，即刻自刎于棺旁。梓宫殡东长安门外。凡从逆官往拜，亦不禁，然至者绝少。有僧二人，在旁育经。逆贼行据掠，全无纪律。逆贼或禁之，辄曰：“皇帝护汝做，金银、妇女可与吾辈。”

议建南都中兴奇策

史可法

窃闻遭时有道，类多以文事之盛而诎武功，遭会非常，正可以国恩之洪而徵臣节。故天宝乱，而常山睢阳之事香；靖康靡，而宗泽、李纲之气烈。况休命笃于上天，明德光乎良史，有若本朝者乎？力扫腥膻，二祖之廓清，号同盘古。治从宽简，累朝之熙洽，象拟华胥，乃至今上特兴。宏模益备，孝庙之温恭俨在，世祖之神武重光。当冲龄，而扫恭显之氛，立清宫府，于召对，而发龚黄之叹，总为编氓。以寇起而用兵，是虐民者寇也。而兵非得已，以兵兴而派饷，是糜饷者兵也。而饷非自私，顾犹诏旨勤颁，有再累吾民之语。每遇天灾修省，无一时自逸之心，蔬膳布袍，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瘦，蠲逋宥罪，不难引一人之过以就臣名。是宜大业之宏昌，何意诸难之骈集，理诚莫解，事有可陈。思为苍生而得人，上张罗者诚广责以赤心而报主，下之自矢者难言。家家有半间之堂事事有小儿之戏，图之不早，病已成于养痍，局尚可为，涉必穷于灭顶。悲夫悲夫！虏尘未殄，寇焰旋腾，血溅天潢，烽传灵寝。秦称天府，谁能封以一丸；晋有霸图，无复追其三驾。乃者介马横驰，夫畿转羽书，不绝以殿廷，南北之耗莫通，河山之险尽失。天威不测，极知汉天子自有神灵；兵势无常，岂得谢太传但凭歌啸。留都系四方之率，司马有九伐之经，义不共天，行将指日，克襄大举，实赖同仇。请无分宦游，无分家食，乃至射策孝廉、明经文学，各抒壮谋，各图义旅，仗不需于武库，糗无壅于郇厨，飞附大军，力争一决，丑类立歼，普天大酺。此则万代之的瞻仰，虽九庙为之鉴临者也。倘策未暇夫即戎，必义且先于助饷。多或抵小图之赋，少则割中人之家。幸济危机，何弦高之牛足惜，即非长物，亦曹洪之马是求。各附有司，转输留计，此则事弥从便，气易为豪。至登垄巨商，联田富室，若以缙绅并举，亦自分谊有殊，然使平准法行，即杨翟之雄，岂得居其奇货。又如手实令在，将处士之号，未可保其素封。凡称多算之有余，总赖圣恩之无外，譬以同舟之谊。但凡在千八百国，畴匪王臣，

揆诸恤纬之心，决不至廿四城，遂无男子。夫连城报陷，如西安、太原、武昌等处，皆行省也。其中金穴，何止一家，牙签正不胜纪。若六时之牛酒不乏，虽八公之草木可驱，只坐一慳，遂成胥溺，岂不冤哉！欲图稳著，须问前车。诚清夜而念上恩，虽何曾之万钱有虽下咽，更援古以筹时象，岂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。同舟即一家，破巢无完卵，人理尚存，我求必应。如或缠情阿堵，绝念封疆，睢阳之援竟停，则霁云抽警言之矢，荆州之粟独拥，则温峤有回指之旗。封章尚达于北辰，奋笔敢驾于南史，是为过计，亦属痴衷。见起君亲，约昭天日，法等无任，斫地呼天，捶心沥血之至。

定中原奇策

彭时亨

一曰，谋战制寇，当变藩镇之势。今日为国家之害，甚于虏者，寇也。始之以为疥疮之疾，其究乃至于决肠袭肤而不可救药者，流寇也。嗟乎！国家徒以此流寇二字，忙忙懈懈，遂使三百年全盛之金瓯，一旦化为折足之欹器焉，岂不哀哉！自寇之起，于崇祯之三四年也。不过饥寒之民，啸聚山泽，所谓寇也。比五六七年间，放劫千里，出没无方，此则所谓流寇也。迨至十一二年后，则不然矣，非复草贼行径矣。又十四五年后，则不然矣，夫当其作难之始，为剿为抚，固亦易耳。何者？寇之起，自陕之陇右。而是时山以东，亦有登州之乱。夫陇右之起，乱民也。迫于饥寒，在所宜抚。东齐之变，乱兵也。负我豢养，在所宜剿。先是台臣吴执御曾疏谕之矣。奈当事者寡识偏拗，朋仇冰炭，倒以乱兵宜抚。既而抚亦无成策，优游养奸，遂使耿、孔二贼得气而去，稽首□孤，虏亦遂推成，任之不疑。至今此二人为虏中名将，播毒中国，发踪指示，此二人力焉。此非中国之以人资虏乎！创首乱民宜剿，既而剿亦无成策，观望成功；复且履亩加徵，以供剿饷，罔顾于靡孑遗之民，横敛取盈。因而贼旗所指，响应滋多。然彼时杖钺指麾，握大将军之重者，尚犹中智，以下非无克敌战胜之威也。战胜之下杀戮而已，然而杀戮可尽乎？千级万级，皆吾民也。驱除而已，然而驱除安归乎？东奔

西遁，皆吾地也。乃当涂卿大夫，局外易言，刻期责效，使志士掣肘，健儿惊心，勘定救宁，厥未有成功，君子不无遗憾焉。然犹几耳，迨至话言有间，任用勿专，劫代毅，括代颇，始之以贪鄙之熊文灿肆生虐生灵，惨于□猱；继之以用罔之杨嗣昌诳误军事，莫识机奇。靡耗物力，万万千千，如投逝波。仅不见雄边子孙一二可效尺寸，于是则中原陵沉矣。元恶既憝，盈庭狼顾，陈睿谟龙钟也，宋一鹤乳臭也，格例夤缘，草草推用，节制无术，将不如兵，兵不能战。非惟是也，兵之厉民，更甚于贼，而楚事乃复大裂矣。是故民怨于下，天怒于上，饥疫频仍，同类相食，人死如乱麻，朝廷悲悯，亦用威言于民。然所期之厉民，而所施者仍是结怨于民之事，于是大奸雄起而乘之，恩结疲蠹，礼至侠士，飞盈尺之檄，当满万之师，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。其君子或负节而逃，或崩角而待，势穷力屈，乃称死事。其小人箠食壶浆，以迎王师，何为者？彼所称李公子者，岂真有古帝王豁达天授之度，神武将将之能哉！然而据中原，吞江汉，袭三秦，凌晋跨蜀，奄有四国。□建瓴，然虽古帝王之成功，不若是之速矣，则民心使然也。此非国家之以民与寇乎！夫敛重而民穷，民穷而盗起，此自古皆然。岂待智者而后知哉！本朝立国甚严，制度甚设。外戚不司权，宦官不与政，大臣无专制，藩镇无继世，夷狄不内处，汉唐以来之所以致亡者，本朝皆无患焉。内重而外轻，君尊而臣卑，法相绳，权相制，虽奸臣不能作大逆，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。然而取民之制甚难，养民之制甚略，故愚尝闻先臣冯琦之言曰：“本朝之患，不在外戚，不在宦官，不在大臣，不在藩镇夷狄，他日所为国家忧，惟在官府之隔、闾阎之匱耳。”斯言也，维今则亦有然矣！夫闾阎之匱也，寇盗之患也，五十年之前有名臣冯琦知之，而今人反不知也。噫！今世公卿大夫岂尽钝根乎？盖亦富贵留情，未尝有惻然以国家为念者。甚且受万钟，不辨礼义，坐高堂，取酒自乐如故，此鄙夫小人，不足论已。其有与铜驼之悲者，则曰天下事不可为矣。其有作楚囚之泣者，则曰安得千古奇才之人而用之。嗟乎！今日当涂卿大夫若此，将使人三百年永宁之带砺，一旦化为臭载之沈舟乎？岂不痛哉！自愚观之，今国家之势虽日蹙，尚

有天下大半也。三百年鞠育恩斯，民心未尽忘汉也。祖宗以一隅之旅，扫群雄，定四海，亦惟聿求智谋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与之请命耳。为今日计，莫如于未乱之郡国，轻赋税，均徭役，吊死问疾，养老长幼，以结藩镇，裂土分封，使自战自守，以生豪杰之志。何以言之？寇亦崛起之雄耳，一旦奄取西北，建号僭尊，民如水就，士如云从，犹反手者。非彼之能取，乃我之自予也。赋敛重而民不堪，彼乘吾民心离散而取之，是我以其民予之也。边畿重而郡国轻，彼乘吾郡国空虚而富贵之，是我以其地予之也。法令乖而弊已极，资格泥而人云亡，彼乘吾豪杰失职而取之，是我以其士予之也。且彼之号令天下，非有汉高灭强秦，太阳扫胡元之义也。彼之用兵，非有魏祖多智如神，唐宗百战百胜之勇也。彼之驾驭群雄，非必有光武之推心置人腹，使云台二十八将忠心诚信，以事一人也。是故寇之取天下也易，寇之守天下也亦难。寇之假归顺者，即以一郡封之，与克复者同。如是则寇贼之中智勇之士，亦必回心革志，抚首而来，为国家归命矣。匪徒为国家归命也，反正天子显名也，列爵有土厚实也。显名厚实，士之所期也。大都古圣王之所以长有天下，至六百年八百年，无他，以天下之富贵与天下之民共之也。今日以资格得富贵者，率多不才无耻之士，无济于国家之用，而苟有实心为国家用者，又不必得富贵而反足以杀其身，何怪乎士之不我与也。今日分天下民之衣食，以养不战之兵，又纵无用之兵，厉民而夺其衣食，何怪乎民之不我与也。故愚以为当设藩镇，以待有功者，亦使士有富贵，民有衣食，而后天子乃复有天下也。虽然，此以言夫已乱之郡国耳。若乃未乱之郡国，则守孤城，必先守四境；以官兵为民守，不若以农兵自为守；守城以正兵，应敌以奇兵，然以营伍之兵为奇兵，必以保甲之兵为正兵。今日方用兵措饷之时，欲语以轻赋税，其道似无繇，而不知措饷自有策，不必加赋也。制饷在用人，最患其糜饷也。今日在朝在籍，称高爵厚禄者不可胜数，而无一济于用者，是资格无人也。今日东南一壁，著书属文，占巍科、称天下名士者，不可胜数，而无一济于用者，是科目无人也。然而人才有得其用与不得其用者。凡此数策，皆所以救亡也。盖

为今日计，莫先救亡，而后可与建中兴之业，可与图长治久安之绩。不然，区区半壁，而欲仍前时括民力以养兵，兵无战气，民无固志，嗟乎！吾见沦亡之无日矣，而何怪与于乱者啧啧然曰：“天下事不可为也。”

制虏奇策

古京师之有南北军，一军以供护卫，一军以仪调遣，是即奇正之兵也。正兵所以守，奇兵所以战。故京师危，则郡国图有勤王之兵以援京师；郡国危，则京师亦有徂征之兵以靖郡国。今本朝重内而轻外，京师实而郡国虚。虏乃舍京师而端攻郡国，是避坚攻瑕之法也，故无攻不破。然不虞京师之出奇兵来援者，亦欺京师之无人也。嗟乎！京师无人，郡国无人，边庭无人。当涂者，文其名以自解饰，则曰无兵耳，无饷耳，天下事何可为也！自壬午癸未间，民之北死于虏，南死于寇者，几无孑遗矣。梁、秦、楚、蜀，沦没于寇；齐、鲁、赵、燕，残破之余。天下粮饷之输者，仅存东南偏安数省，则以今日而言无兵无饷，此诚然也。然虏作难二十五年矣。前此二十五年内，用兵如募如林，安可谓无兵？括天下万国物力以供一方，即东镇三协十二路之间，递年计费饷二千万镗，安可谓无饷？且历溯自袁应太辽阳之败，王化贞广宁之败，以至吴阿衡卢象升等内地之败，果皆以无兵败乎？无饷败乎？以战败乎？以不战败乎？大抵无善将将者，则将必不知兵；无善将兵者，则兵必不能战。今之所谓总制督师，非即汉之所谓大将军乎？景帝时，周亚夫以勋贵为大将军矣。武帝时，卫青以奴隶亦为大将军矣。盖惟其人，不惟其位；惟其才，不惟其格也。今则非卿贰大臣莫任，非甲科正途莫任。假使周亚夫、卫青之人之才，不幸而不在科甲之列，则必以侧陋弃之矣。弃而不用，犹无患也。如其人自负其才，不甘槁项黄馘，以老死牖下，必且北走胡，南走越，宁无弃贤资敌之惧乎。幸而其人其才在科甲之列，而未及卿贰之位，则必俟历试，而后用之矣。繇三年而考满，繇考满而行取，迁一级，进一阶，波波折折，且复非则不可必得。即得之，而今天下何时何势，殆哉岌岌，亦能无更事后